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39/PV.24
15 October 1984

CHINESE

大会

第三十九届会议

第二十四次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1984年10月8日星期一，上午10时
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卢萨卡先生 （赞比亚）
 嗣后： 茨韦特科夫先生 （保加利亚）
 （副主席）

萨尔瓦多共和国总统何塞·纳波莱昂·杜阿尔特先生讲话

—— 一般性辩论〔9〕（续前）

下列各位发了言：

姆布穆阿先生 （喀麦隆）
古里诺维奇先生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贝马南贾拉先生 （马达加斯加）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言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刊印在大会正式记录。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由有关的代表团成员一人署名，于一个星期内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联合国广场2号DC2-0750）。

上午10时30分开会。

萨尔瓦多共和国总统何塞·纳波莱昂·杜阿尔特先生的发言。

主席：下面大会听取萨尔瓦多共和国总统的发言。萨尔瓦多共和国总统何塞·纳波莱昂·杜阿尔特先生被引入大会厅。

主席：我有幸代表大会欢迎萨尔瓦多共和国总统，何塞·纳波莱昂·杜阿尔特先生阁下来到联合国，并请他在大会发言。

杜阿尔特总统：主席先生，我国代表团和我有幸在此对您承担第三十九届联合国大会主席的职责表示诚恳和热烈的祝贺。

大会将处理许多国际社会的重大问题，和审议能够使我们解决问题的各种选择和程序，以巩固国家之间的谅解、和平和安全。我还要表达萨尔瓦多人民和政府对联合国秘书长德奎利亚尔先生为实现人民的和平，安全与合作所做出的一贯辛勤工作的感谢。

我于1981年以萨尔瓦多革命政府主席的身分来到联合国大会，向世界解释我国所面临的危机，向诸位解释我们想要完成并且已经完成的民主化进程；萨尔瓦多头三次选举所选出的国民代表大会恢复了法治状况，并从革命政府那里得到了民主共和国的充分权力。虽然联合国各位代表怀疑事实上的政府所建议的自由选举的可能性，他们对于上述消息还是表示满意的；实施政府承诺保证其人民即使在受到抨击的情况下，大批前去投票，以表明其要民主而不要暴力的愿望。

我们实现了那一承诺，萨尔瓦多人民进而建立了临时政府并举行了两轮总统选举；这对于寻求和平与民主道路的人民的意愿来说是一个历史意义的证实。

我非常高兴地再次向全世界人民宣布，尽管萨尔瓦多经历了其历史上最为困难的时期，这个国家生动地证明了，当一个国家的人民相信民主是解决一个有组织社会内在分歧的最好方式时，这个国家的人民就能够取得成绩。

要实现我国的自由就需要付出巨大代价。民主、和平和社会公正的进程于1984年6月1日达到了高潮；这一天的确是萨尔瓦多历史上的里程碑，因为半个世纪以来，我们第一次建立了一个真正的民主政府，而且，这个政府是直接并自由地来自萨尔瓦多人民的主权。

我带着作为象征我国政府合法性的国家旗帜来到世界大家庭中；我有我国人民的支持在此发言，谈论所有萨尔瓦多人热望的和平，谈论我们有权享有并为之奋斗的和平所带来的好处，谈论我们对民主不可动摇的愿望。我要谈论尼加拉瓜的和平，游击队和孔塔多拉的和平，我呼吁恢复理智并珍惜中美洲的兄弟情谊。我要大家表现出理智并弥合我们的分歧。

四年多来，萨尔瓦多遭受着一场无情战争的痛苦；这场战争给我们带来了流血和贫困。五万多萨尔瓦多人成了这场兄弟间对峙的无辜牺牲品。五十多万人不得不流离失所。颠覆力量进行恐怖活动和有组织的破坏，我们的人民已经厌恶这些了。必须结束这一切。

在我前面发言的各位代表一个接一个的满腔激情地谈到了和平。

毫无疑问，和平是所有人类最大的愿望，维护和平是联合国的主要职责。我来到大会要以同样的激情谈和平。

但我不想谈及不可控制的军备竞赛对世界造成的危险，也不想谈及由于不理智地积累核武器而造成的全面摧毁造成的威胁；当然，面对国际社会似乎无能为力贯彻宪章的文字和精神这样一个事实，我和大家一样感到关切和焦虑。

我不要谈论核冲突问题，因为其他代表对此问题认识很深并谈得很透彻了。

因此，请允许我脱离通常的程序，我愿借此机会向全世界各国阐述我国政府对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和危机的立场，因为这样，我将进一步制定我们基于全人类和平与和谐基础之上的外交政策原则。

我相信，尽管消息不灵，陈规旧律和平凡的发言，但谈出这些情况是我们责任的一部分。我们必须消除反复无常，澄清目标和目的，讲明我们所要采取的方针并告诉世界萨尔瓦多的现实生活。

我们必须完成这一任务，这样，民主国家就能有信心地采取这些行动，支持我们为在我国实现真正民主而进行的真正斗争；支持我们实现各国法律上的平等，不干涉国家内政和人民自决的愿望；支持我们坚决反对外来干涉和任何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所施加的政治、经济、法律或意识形态方面的压力。

由于中美洲所面临的严重局势，危机正在恶化：国际经济体系不平衡，贸易不平衡，在贸易、失业、外债和一系列消极因素上的过度保护主义；这些消极因素对我们微弱的经济结构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并把我們带到了—个历史性的十字路口。77国集团按照公正原则，为实现国际经济新秩序作出了不懈的努力。萨尔瓦多永远支持77国集团的努力。

中美洲已经卷入了政治、社会和经济危机，经历着棘手的问题；但这些并不是不可逆转的。找到谅解的方式和适当的政治和外交解决办法是可能的。

面对这种复杂局面，萨尔瓦多总是理智行事，因为，我们渴望在中美洲有一种和平和民主的解决办法；这种愿望将通过谅解，经济和社会的一体化，以及对国际法规范和原则的尊重来加强本地区的安全。

萨尔瓦多的所作所为一直是建立在指导国家关系的原则和宗旨之上的。我们认为，坚持那些原则是实现国际社会更为和谐的共存所必不可少的要求。因此，萨尔瓦多履行其国际承诺，并对某些国家的所作所为表示遗憾；这些国家说话使人半信半疑并故意掩盖他们违反原则的所作所为，它们来到本组织各个机构不是为了解决分歧，而且为了使用本组织来进行宣传，不顾所带来的损失和它们对本组织危害的程度；它们却声称是要保护本组织。萨尔瓦多认为，孔塔多拉进程是向我们可采取的唯一道路。在此范围内，我们支持诚恳的地区对话；这样，我们中美洲人

能够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决定我们自己的命运。我们中美洲人民不能成为外国势力进行利益和意识形态争斗的工具，不能仅仅成为那些外国势力的工具，牺牲我们自己的民族主义和特点，压抑我们人民的愿望和生活在和平和自由中的权利。

中美洲的和平必须建立在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里的民主进程之上；这种民主进程将使我们能够抛弃过去在我们大多数国家当中存在的矛盾、贫困和落后。

令人遗憾的是，世界经济局势继续向人们展示出东西方对峙的迹象；这种对峙正在蔓延，对不同地区的理智和共存产生消极影响。不幸的是，中美洲也受难于这种对峙。但是，我们那个地区正在采取外交方面的努力。在此方面，我们支持孔塔多拉集团的斡旋努力。

我国政府感谢孔塔多拉集团的4个国家——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巴拿马和墨西哥——所作的建设性工作。我们赞赏孔塔多拉集团提出的建议和所作的努力，这些建议和努力得到联大的支持，并提供了一条和平解决拉丁美洲所有国家十分痛苦的冲突的正确途径。我们与这些国家进行充分的合作，努力在中美洲各国人民之间达成谅解和实现团结。

我们高度重视这些为维持和平所作的努力。这样，我们将在10月15日之前对已经修改过的文件发表评论，这一文件是于今年9月7日提交给我们的。我们正努力在孔塔多拉进程的范围内以地区为安排，通过对话的手段实现和平。

我愿以萨尔瓦多民主政府的名义签署一项与孔塔多拉的努力保持一致的协议。但是这样一项协议必须对萨尔瓦多来说是正确和公正的。协议必须严格保证执行已为所有方面接受的二十一点方案。协议必须保证采取恰当的措施，以核查并控制一切已达成协议的东西。我们必须保证，我们所承担的义务将终止外国军事顾问的存在，并且消除外国军事援助。协议必须提供严格的控制，同时应使所有国家承诺不支持或不继续援助反对我们合法的民主政府的恐怖主义活动。

我国同世界上许多欠发达国家有着相同的历史，如果我简略地描绘一下我国的

历史，许多听我发言的代表将会发现他们自己国家的历史同我们的历史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这是一个共同斗争的历史、痛苦的历史、胜利和失败的历史。这是一个充满理想的共同的历史——这是我们的历史。

1821年9月15日，萨尔瓦多摆脱了殖民主义并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和中美洲联邦共和国的一个成员。保守派和自由派之间的斗争在19世纪末以自由派取得全胜而告结束。从那以后，一个咖啡垄断集团控制了我国经济和政治生命。更大和更好的牧场、银行和主要出口产品贸易都掌握在他们手中。直至1931年，受到控制的选举所产生的历届共和国总统都是这一垄断集团的代表。然后，一个进步党却第一次执政。但几个月之后，这一党派遭到了失败。世界危机、高飞的咖啡价格以及农民所遭受的损失导致了1932年的人民起义，这一起义受到了武装镇压。以后，武装部队和垄断集团结成联盟，垄断集团利用这一点保持政治控制和经济特权。在独裁统治持续了13年之后，在1944年以后，各种各样的军事政府、政变夺权后的政府，和临时总统轮流上台。1984年，人民自由选举产生了50年中第一个文官政府。

这就是我国和我国人民的历史。然而，简单地叙述—下过去20年的历史是重要的。1964年我们开始了多少有些自由的选举进程，选举国民议员和市议会。这一进程导致了一些反对派政党的发展。1968年，当这些政党马上就要取得政权的时候，他们的民主愿望受到了挫折。这导致了执政党的欺诈和哄骗。1972年反对党获胜，但是当时的政府再一次阻挠人民的意志。从那以后，所有的民主领导人受到迫害，所有反对政府的政党被取缔。1977年，对建立一个民主进程作了最后一次努力，但是人民的愿望再一次遭到疯狂的镇压。

由于缺乏自由而受到挫折的人民失去了对民主进程的信念，经济和社会不公正使他们感到绝望。武装反抗作为夺取政权的一种方式开始于1972年，1977年再一次爆发，并且在1978年导致了大规模的暴力行为。

在通向民主选择的道路被阻，在不可能改变经济结构的情况下，作为拯救萨尔瓦多人民唯一手段的暴力理论得到了加强。局势向两极分化，即—极是右派军事

独裁，另一极是谋求政权的马克思主义组织想用暴力推翻它，这使民主解决办法几乎彻底垮台。

1979年10月，一批代表武装部队的军官和文官推翻了执政的极权政府，便发布公告指出政府制度的腐败，并且保证通向民主的道路，以及进行了一系列的结构性改革，尤其是为农业的彻底改革打下了基础。

1979年建立起来的执政革命军政府除了武装部队以外，还包括了那些仍然相信民主解决方法并且对那些拿起武器的人曾经严厉抨击过的政党以及社会、经济和宗教势力。共产党、倾向于社会民主的全国革命运动、以及基督教民主党参加的政府。武装颠覆分子加强了对新政权的进攻。许多人认为，游击队胜利在望。面对这样一种可能性，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脱离了政府及其民族立场，并且加入武装斗争。

同时，群众运动的领导人也脱离了政府并参加了游击队。换句话说，他们破釜沉舟选择武装斗争和暴力作为唯一的解决方法。我相信，这一态度是他们第一个历史性错误：放弃民族政治斗争和群众斗争，而只选择了武装斗争。

根据颠覆分子进行的历史性分析，并把他们的意识形态运用于实际，他们从来没有想到，萨尔瓦多武装部队将打破同垄断集团的传统联盟，因而能够实现经济和社会改革。他们认为，建立一个多元的民主制度将继续是一个空想的目标，并且是不可能的。

唯一没有失去信念的政治派别是基督教民主党——我的政党——。通过与武装部队达成协议，我党在1980年重建政府。尽管极左分子作出了消极的预测，在武装部队的积极参与下，开展了一场在拉丁美洲最深刻的土地改革，银行和金融制度得到改革，对外贸易成为国有。这些改革使数十万农民成为一支主要的社会和政治力量，他们以合作社的形式组织起来，并且拥有这一国家最好和最大的农场。

面对极左分子的错误分析，即机构改革是不可能的，颠覆分子又犯了一个新的和致命的错误，这一错误给他们的目标造成了最严重的后果：象极右分子一样，他

们参与了挫败改革的活动。几千名农民和几百名基督教民主党人被杀害，庄稼被烧毁，房屋和机器被破坏，极左和极右分子所发起的宣传运动在国内和国际上诋毁已经开始的改革。然而，他们的唯一成功是使人民疏远了极端的立场，并且开始加强了民主革命。

1981年1月，当颠覆分子发起了第一次所谓的“最后进攻”时，人民拒绝了他们，颠覆和恐怖主义行动失败了。我们都知道，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游击队能够在得不到人民支持的情况下获胜。

执政的革命军政府采取的第二个步骤是呼吁举行真正的自由选举以拟订一个新宪法。当时，我在联大发出这一呼吁。右派和其他政党参加的1982年议会选举证明了人民接受民主道路解决问题并且抛弃暴力道路的意志。几千名国际观察员核查了选举进程合法性，所有观察员都看到了，萨尔瓦多人民是如何冒着游击队的进攻出来投票的。颠覆分子在选举进程中所犯下的新的错误（百分之八十以上已满投票年龄的公民参加了选举）进一步使他们疏远了人民。

1984年，萨尔瓦多人民再一次行使了投票权，并且选出了共和国总统。因此，作为过去五十年中第一个自由选出的萨尔瓦多总统我感到很自豪。

许多曾经拿起武器的人这样做是出于反抗和沮丧，他们要求土地改革，他们为建立一个能为大多数人服务的银行制度而战斗，并且他们要求通过自由选举尊重人民的意志。这些理由在1979年是正当的：今天这些理由失去了所有的正确性。

当时，我们可以说，主观和客观的条件是符合阶级斗争的历史辩证法的，而且为了回击右倾极权主义，革命暴力的概念应该获得合法性，并得到加强。

马克思主义的战略就是向剥夺了人民公正和自由的帝国主义和寡头政治展开持久的人民战争，这一战略就是建筑在革命暴力的概念上的。成千上万的年轻人投入了这场战争，从社会对抗、民众骚乱到拿起武器，对生活、服务设施和各个企业的破坏不断升级，最终导致了我们的国家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

我相信，人类的历史道路不是暴力的道路，而是民族革命的道路。

那些几年前离开萨尔瓦多的爱国者不能够或者拒绝理解今非昔比，这是可以理解的；然而，我知道，绝大多数萨尔瓦多人，甚至包括转战在山区的游击队领导人和战士们都已经意识到了这一新的局势。

在这一点上，我想向有些国家说几句话。我指的不是那些口头上高谈民主，实际上却输出暴力和谋杀的国家，而是那些立志要以某种方式破坏我国的国家。我还想向游击队领导人说几句话；不是那些在马那瓜或哈瓦那养尊处优，发号施令的人，而是那些在我国的深山里餐风宿露、忍饥挨饿的人，那些了解受其进攻的萨尔瓦多人民真正立场的人，那些一心想压迫人民、却又徒劳地希望被当作解放者受到欢迎的人。我要向那些把理想当作现实的领导人说几句话，他们由于对真理抱有不同的观点而误解了人民，正在犯下一个历史性的错误。深山里的游击队领导人已经意识到了目前这一困境，但是却受到国外一些搞颠覆的领导人怂恿，他们掩盖真象，歪曲现实，以便在整个世界面前为他们反对历史的立场制造借口。

毫无疑问，萨尔瓦多人民知道，颠覆性的暴力已经失去了其神秘性和存在的理由。恐怖主义暴力已经日暮途穷，其目标已经被证明并非解放，更不是民主。

在萨尔瓦多，尽管恐怖主义分子无恶不做，但是最终逃脱不了失败，因为人民不支持他们，因为我们有建立一个统一、多元化的民主社会的政治意愿。恐怖主义分子顽固坚持其反对历史的立场，压迫农民百姓，使他们深受恐怖活动之害。他们抢劫、惨杀人民。他们炸毁桥梁和铁路，断绝人民交通。他们割断电线，破坏供水系统。他们焚烧生产咖啡、棉花和粮食作物的农场，便得我们国家最穷的人民无法工作，陷入绝望。

搞破坏是再也容易不过了。公共设施是人民所需要的，是花了许多年时间才建设起来的。这些基本设施是我们民族遗产的一个部分，是我们人民流血流汗建立起来的。然而恐怖主义分子的罪恶之手却可以在转眼之间把它们毁尽灭绝，因为他们使用甘油炸药，并且得到外国的支助；这些国家一心想统治世界，误解历史。

不幸的是，革命民主阵线并不理解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新的现实，所以它仍然企图改变并不存在的事情：一种中世纪的农业结构，一个为少数人利益服务的金融结构以及一支为由富人统治的制度服务的军队。所有这些事情再也不存在了。在1979年，一个深刻的变化过程开始了，以后又得到了巩固。今天，我们有了一个新的农业结构，使得农民有了最好的土地。我们有了一个新的金融结构，支持并加强了新的农业结构。我们传统出口的产品也有了一个新的贸易结构，使我们国家获得了许多硬通货。我们现在还有了一支为人民服务的武装部队。我们的人民对民主怀有坚定不移的信念，并根据自己的自由意愿选举了政府。我们的人民正在为了实现和平和公正进行工作，经受磨难，甚至付出生命。我在此请求那些提倡在萨尔瓦多进行武装颠覆的人正视我们国家的新现实，改变他们的战略。他们在1978年和1979年离开时候的萨尔瓦多再也不是1984年的萨尔瓦多了。今天，我们的国家充满了自由的气氛。各个政党都受到尊重和鼓励。人民自由选举自己的领导人。滥用职权和侵犯人权事件的发生也降到了最低点，犯有这些罪行的人受到起诉和惩罚。银行向农民提供大量贷款，使得农民积极地参加社会和政治斗争。当今的萨尔瓦多社会和过去大不相同。革命民主阵线的成员误解了这一新的现实，因为他们生活在我们国家之外；然而所有没有放弃自己家园的萨尔瓦多人正在经历这一新的现实。而且这一新现实已经渗透到游击队部队。许多游击队员放弃了武器和暴力，走上了和平的道路。再也没有谁自愿参加游击队了，游击队不得不拉年轻人来充数。游击队的力量正在一天天削弱。以上这一切都证明了这一新现实已经渗透到游击队部队。出于这种种理由，我请求萨尔瓦多的游击队员接受这一新的现实，停止惨杀自己的兄弟，停止破坏桥梁，停止破坏我们国家的基本设施、公共运输设施、种植园和铁路。简言之，我请求他们停止惨杀和破坏，和其他人民一起共同努力，建设一个新的国家，一个自由和民主的国家，使得和平成为我们发展的基础。

现在，我愿再次伸出和平之手。

自从我根据我国的公民自由作出的决定成为总统以来，我意识到，我主要的任务就是努力在共和国内实现社会和睦和内部和平；由于内部和外部的原因，共和国内爆发了冲突，变得四分五裂。现在，是该结束这一冲突的时候了。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信，这一冲突的存在不仅影响着我的同胞们的生活，同时也是一个磨擦的因素，威胁着世界上其他国家、特别是中美洲的兄弟国家的和平和安全。

所以，我认为本届联大是最为恰当的时候，来向世界人民伸出和平之手；和平能够给所有的萨尔瓦多人带来社会和睦和安全，不管他们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如何。我这样做是符合萨尔瓦多宪法的；萨尔瓦多宪法建立了民主和政治多元化制度，使得各不相同的思想意识能够共处。

当然，要使所有方面——那些反对政府的人，宪法体制内的人以及正在采取暴力手段战斗的人——接受这一倡议，那么必须改变思想态度，并用理解和宽容来取代仇恨。因为，表面上看得到的和平毕竟是个人和社会思想状态的反映，这种思想状态即拒绝侵略和各种形式的暴力，并促进对话和民主政治斗争；这种斗争的结果主要体现在选举箱内。

有人至今仍然坚持认为武器和暴力是确保自己政治地位的唯一手段。所以，很难说服他们相信，还有一种气氛使得他们既能够表达自己的观点，又不至于受到其对手的报复，这是很自然的。

然而，我到这里来是要重申，作为共和国总统和武装部队司令，我能够采取一些措施；这些措施将在宪法范围内使得他们放弃违背萨尔瓦多人民政治演变历史的态度。而且，我将在一定的时候，向立法大会提出释放所有政治犯。我们正在控制滥用职权的现象，并消除各种压制的办法；过去，这些办法在我们国家内确实存在，并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是暴乱的根源，现在再也没有必要继续这种暴乱了。

这就是说，我保证在多元、立宪和民主的制度内，向各方提供政治上的一席之地；我们政府正在捍卫这种制度。作为这些努力的一个部分，我邀请现在正在深

山里的游击队领导人于10月15日上午10点——1979年的起义运动纪念日——到查拉特南戈的帕尔马区，和我们一起讨论这一倡议的详细内容和范围，讨论怎样把这些内容包括进民主进程，以及怎样为下一次的自由选举创造气氛。我相信，我们的人民讨厌暴力，会把这一倡议看作是自己合法政府带给他们的一线希望的。

主席：我代表大会，感谢萨尔瓦多共和国总统发表的重要讲话。

萨尔瓦多共和国总统阿塞·纳波莱昂·杜阿尔特先生在陪同下离开大会堂。

议程项目 9 (续前)

一般性辩论

姆布穆阿先生(喀麦隆)：国际和平和安全正在受到由于科学和技术的发展而产生的幻觉的威胁，世界上的大国正沉溺于相互之间的争斗从而使国际社会群龙无首，处于历史上这样一个关键的十字路口，一位非洲的儿子被当之无愧地选为联合国大会的主席是十分重要的。有迹象表明，来自非洲这一天地万物的摇篮的维持和平的理智，可能给误解、战争和不发达状况的黑夜带来光明。

主席先生，你在联合国的活动使非洲感到骄傲。你的当选也是对你伟大的国家赞比亚及其杰出的领袖肯尼斯·卡翁达总统的赞扬。卡翁达总统以其对生产性人道主义的献身为非洲大陆和当代的思想增添了光彩。在分享这一充满良机的伟大时刻，喀麦隆代表团向你表示兄弟的祝愿，祝你在今后的几个月中以振奋的精神成功地领导本次大会。

对于你杰出的前任，巴拿马的豪尔赫·伊留埃卡总统，我们也同样怀有感激和祝贺之情。他杰出地承担了大会主席和本国总统的双重职责，最佳地表现出传统的拉丁民族的献身精神。

请允许我也对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先生表示敬意。他本人和他所承担的职务是载于《联合国宪章》的崇高理想的象征。在为推动各国为和平采取协调行动作出努力的时候，他必将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但我们鼓励他在这一崇高的事业中决不要灰心丧气。我们深信，许多国家，包括喀麦隆，都把坚持寻求持久的和平作为国家政策这一点，一定会使他感到鼓舞。

喀麦隆代表团还希望利用这个机会欢迎文莱国成为联合国的第159个会员国。

严重的是，今天我们已经到了这样的地步，以致于联合国致所以有必要存在的理由正在不断地受到持续进行的军备竞赛的各个方面的挑战。军备竞赛的这些方面

包括了不稳定和全球不安全的 最有害的因素，然而遗憾的是，国际社会似乎已经对此习以为常了。这就使得我们这一代人生活在人类历史上和平时期的最高度军事化的阶段。然而，这种愈演愈烈的军事化却根本无助于加强世界安全和稳定，相反的成了当今国际关系中不稳定的主要因素。

它在鼓励更多的军事开支，增加国家间的怀疑和不信任，刺激战争准备，以及危及已经十分不稳的世界社会和经济结构，特别是在那些发展中国家。

在我们召开本届大会的时候，国际形势的特点仍然是暴力或是暴力威胁。由于核武器在质量和数量方面的扩散，核屠杀的乌云一直压在我们头上。这一骇人的局势，以及裁军努力和限制军备毫无进展，给本届大会的审议罩上了相当厚的一层疑云。

我无须提醒大会，联合国创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大规模的破坏之后，它的主要目标是使后代免于战祸。《联合国宪章》的起草人目睹了这一悲剧性的战争给世界带来的深重灾难，清楚地知道没有和平和安全，任何领域的建设活动都是不可能的。换言之，为了实现联合国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这一首要目标，我们必须走裁军之路。因此，对于联合国为什么从它成立之日起就格外重视这一目标是很容易理解的。由于重视了这一目标，联合国一直为审议和谈判提供了讲坛，并为国际社会各种建议、意见和其他的倡议提供了汇聚点，以便有利于裁军和唤起更多的会员国及全世界的公众舆论以认识到军备竞赛的危险和裁军的好处。

在由1978年第一届裁军特别联大通过，1982年第二届裁军特别联大确认的最后文件中，联大强调了在裁军领域中联合国的中心作用和首要责任。这些主动行动有利于进一步提高联合国的权威并扩大与裁军有关的多边行动的范围。

尽管范围很广，这些行动，包括已经达成的一系列关于裁军的部分协议，都只不过是有限的最初几步而已，实际上，它们既没有消除军备竞赛，也没有减少各国的军事能力和实力。相反，军备竞赛已经被加紧到了一个危险的程度，并且正在向外空扩展。各国都在继续储存杀伤力越来越大的武器，进行军事研究以生

产更加精良的武器,这使得核武器已成为当前人类所面临的最严重的危险。所有这些都说明必须作出真正的努力以逆转和制止当前军备竞赛的趋势。

遗憾的是,有40个国家参加的日内瓦裁军会议和东西方之间的双边谈判都未能产生有价值的结果以保证较好的未来。军备竞赛破坏和威胁着各国的安全,阻碍了各国的社会 and 经济发展,特别是中小国家。裁军的必要性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被紧迫地感觉到,有效的裁军也从来没有象今天这样远不可及。尽管国际社会做出了持续的努力,多年来裁军领域里的进展极为有限,而现在我们实际上似乎是在滑向无底的深渊,丝毫没有解决这一形势的希望。

裁军是所有为了真正的世界安全所作出的安排的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这一事实,是怎么强调也不过份的。

因此,我们认为明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40年之后,庆祝联合国40周年应该给我们提供一个详细地审议联合国在裁军方面所起的作用的好机会。这类的分析将使我们有可能确定新的方式方法以加强联合国在裁军方面和促进裁军取得实质进展方面的中心作用和责任。因此,我们建议,本届大会要求其主管的下属机构审查联合国在裁军领域里的作用,并在明年第40届大会上就此问题递交一份报告。

这一建议表明,我们深信,在一个受到核屠杀威胁的世界里,只有联合国才是符合我们集体安全利益的全球谈判的理想机构。特别是对小国来说,联合国代表着一线真正的希望。

当前,全世界迫切需要农业、畜牧业、教育和卫生等事业,而与此同时,各国却把大笔的钱财用于军备。我这里所指的不仅仅是那些经济和军事强国,还有那些为了自身的安全,为了保卫自己的领土完整和坚决反对各种破坏因素而被迫购买军火的小国。这样一来,这些小国便不得不转移它们对建设性目标的注意。

在非洲,需要采取紧急措施以消除南非种族隔离政权不仅对该地区而且对国际

和平和安全所造成的日益增加的威胁。我们关切地注意到载于A/39/470号文件的事实，这些事实再次证明南非有能力生产核武器，表明尽管非统组织在1964年发表了关于非洲非核化的庄严宣言，联合国大会再三要求南非不要研制或获取核武器，南非还是决心要增加它的核能力。这里，我们要为那份报告的质量而向联合国裁军研究所、裁军事务部和非统组织表示赞赏。我们还要对国际原子能机构最近加紧努力，以确定南非核能力的增加对发展所产生的影响表示赞赏。这是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如果不加以解决，便会危险地破坏现在正在为核不扩散而采取的措施，并且加剧在非洲的军备竞赛。

因此，我们呼吁所有的国家，特别是核国家，呼吁联合国和国际原子能机构，与非统组织合作反对南非的核扩散。

在这具有国际意义的严重时刻，没有必要再强调非统组织关于非洲非核化的宣言的重要性，这一宣言表明非洲通过裁军，首先是核裁军来保卫世界和平的坚强决心。

因此，我们支持去年八月份在多哥的洛美召开的和平讨论会所提出的建议，这些建议包括为和平和裁军设立一个非洲地区中心，以及在1985年召开一个由中非和西非国家参加的次区域级裁军会议。

我们认为，所有这些主动行动都能够帮助在我们那个地区引起公众对军备竞赛的危险的关心和注意，与此同时，有助于在次区域的级别上促进加强安全与发展的努力。我们认为，裁军应该成为所有旨在促进安全与发展的集体努力的中心点。为了达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有一个全面的战略，以使国际社会同时做出集体的承诺以从根本上解决军备竞赛的问题，同时反对恐惧、猜疑、不信任、压迫、种族主义、殖民主义、不平等、不公正、饥饿、无知和疾病；严格尊重在国际关系中不使用武力的原则；建立以《联合国宪章》为基础的集体安全体系；销毁所有大规模杀伤武器及使所有的军事武库严格地降低到足以维持国内秩序和保卫领土完整的最低限度。在这方面，核国家应该正式地、无条件地作出保证，不对那些没有核武器的国家使用和威胁使用核武器。因而我们支持就此问题签署一项不结盟国家运

动成员国所倡导的正式的国际法律文件。

与此同时，对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负有特殊责任的大国必须放弃争霸的升级与竞赛，放弃霸权主义野心，不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除此之外，它们必须恢复双边的和在联合国范围内进行的对话，以便在数量和质量上限制它们的核武器，最终达到全面彻底裁军的目的。所有的国家都必须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原则和条款。

我们时代的特点清楚地表现为国际关系日益紧张。我能不冒险地说，谁都认识到目前世界危机是由于集团推行的扩张政策和实力政策造成的，而这一危机要求全球采取坚决的，尤其是紧迫的行动以消除暴力的危险，并且通过谈判解决重大国际问题。

我们这里遇到了缓和危机。伴随这种情况的是老的危机温床内冲突的加剧，以及紧张局面蔓延到世界各地，从而导致新的冲突温床的产生。不仅如此，损害各国经济关系的世界经济危机的加深，和不公正的顽固存在，使得影响发展中国家的严重困难更加恶化。许多国家的安全和独立受到了干涉内政、军事干涉和试图把不同的社会制度强加给他们的威胁。

面对这些困扰世界的威胁，人们感到有必要找到全球解决办法，同时紧迫地采取行动以制止军备竞赛，停止使用武力，防止干预和干涉主权国家内政和外交事务，并且协同努力把人民从殖民压迫和外国统治下解放出来。

因此，在纳米比亚很明显的是，又一年过去了，而这一国际领土的独立前景象以往一样遥遥无期。南非继续靠玩弄新的花招阻止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的执行。我国政府认为，任何旨在把纳米比亚的独立与古巴军队从安哥拉撤出联系在一起的政策都是不能接受的。喀麦隆作为联合国纳米比亚理事会的理事，重申坚决支持西南非洲人民组织争取纳米比亚独立的斗争。安理会必须根据《联合国宪章》第七章的规定，采取紧迫和果敢措施，以便确保安理会第435(1978)号决议得到尊重。该决议是保证纳米比亚独立的唯一可以接受的办法。

在南非本身，我们看到的是使用最为野蛮的手段，对于那些敢于反抗这一罪恶制度的人进行屠杀和监禁，而对这一切却采取漠视态度。对这种态度我们不得不加以谴责。这一非人道的制度不遗余力地制造所谓宪法改革的骗局——这些改革偶尔也遭到受益人的坚决反对——执行一种通过军事压力和经济恫吓把邻国卫星化的政策。

南非当局顽固推行压迫性法律。我们谴责这种海市蜃楼般的改革主义。我们高兴地注意到安理会在最近关于这一问题的决议中采取同样的态度。我们要求南非种族主义当局立即释放所有在最近选举骗局中被监禁的那些人。在全人类平等原则和在实际中必须尊重这一原则问题上决无妥协而言。正因为如此，安理会必须考虑采取措施以加强国际对南非的压力，使其改变态度。喀麦隆作为非洲统一组织解放委员会的成员，将继续帮助进行反对种族隔离斗争的解放运动，并且促成在南非建立一个尊重所有公民人格尊严和平等的民主社会。

我们认为，南非的种族问题越来越不限于尊重人权这样一个简单的概念，而成为解放被压迫人民这一整体问题的一个真正方面。我们对于南非各解放运动，对于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和阿扎尼亚泛非主义者大会坚决支持的政治和道德基础就在于此。

关于令人感到关切的西撒哈拉的形势，我们认为这一问题应当在人民自决这一原则基础上得到解决。通过执行非统组织第十九次首脑会议所通过的104号决议，可以找到这一问题的解决办法。

关于乍得的形势，喀麦隆共和国总统保罗·比亚最近重申了喀麦隆的立场。我国政府鼓励恩贾梅纳政权作出努力，以促进民族和解和乍得的团结，以便重建国家并且使国家得到发展。喀麦隆一如既往，准备在双边、次区域或非洲范围内作出一切努力，以便保证乍得的独立、领土完整、稳定与安全。

最近，以外国军队的撤出，在乍得人之间进行对话的政治和思想障碍的消除为标志的乍得形势的演化，突出地表明乍得问题的解决不能靠军事手段，而必须靠政

治手段。关键在于乍得人自己作出努力，超越个人、民族或种族的分歧、个人的野心和思想的顽固，以便使乍得民族的最高利益占上风。说了上述这些话以后，我们感到忧虑的是由于外国军队的脱离接触，不管喜欢与否，造成了一种不战不和的局面，同时留下了一个危险的真空。这一局面在野心、征服或领土再征服的气氛中有可能进一步使敌对状态恶化。我们希望能够采取一切预防措施，以防违反这一脱离接触协议。总而言之，我们认为在外国军队从乍得撤出之前或之后，应当建立起一支可介入的中立部队。为什么不能建立起一支能够推动对话进程以便实现民族和解的新的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呢？

我们同样关切地注视着世界上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冲突和紧张正在危险地发展到其他地区。

在中东，巴勒斯坦人民返回家园的权利，黎巴嫩的主权和伊朗—伊拉克冲突，是关键问题，而它们的解决有赖于整个地区实现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特别谈到巴勒斯坦问题的时候，我们希望认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是巴勒斯坦人民合法代表的阿拉伯国家能够帮助它们的朋友，而不是在阿拉伯的团结或动员其人民团结在巴勒斯坦抵抗运动旗帜的方面制造麻烦。

在塞浦路斯、阿富汗、柬埔寨和中美洲，如不严格尊重《联合国宪章》所规定的主权、独立、团结、领土完整和不干涉别国内政的原则，就不能找到解决办法。

国际气氛的恶化已经对于十分令人震惊的经济危机产生了严重的影响。实际上，尽管在第三十八届大会上发达国家预测目前的经济衰退已经结束，从所谓复苏中获得的好处并没有扩大到整个国际社会，尤其没有扩大到仍在贫困中挣扎的广大发展中国家。

新独立国家所面临的经济窒息，国际货币和经济体系所面临的危险和混乱，成为令人不安的因素，因为它们加剧了充满普遍不稳定而又狂飙四起的国际气氛。

这一不能令人容忍的形势不简单的是国际经济体系周期性动乱的结果。它反映出目前国际经济体系结构上的不平衡。

最近几年的经验证明，如果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努力继续遇到日益增长的保护主义、高汇率、它们所生产的产品的价格下跌、高利率、贸易条件恶化、严重的国际收支问题、金融资本下跌和因武器计划而吞食大量资源，世界经济就不能处于健康状态。

这些问题的积累，严重地削减了发展中国家承担重要投资项目，或继续支持经济增长所必须的项目和方案的能力。不仅如此，它还迫使这些国家减少了从工业化国家的进口。这反过来对于复苏进程产生不良后果。此外，这最清楚地证明，没有发展中国家同时的经济发展，就不可能有发达国家持久性的经济复苏。任何持续性全球经济增长的稳定性都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互依存密切相连。尽管相互依存象在最近伦敦召开的工业化国家首脑会议的宣言中那样不断得到重申，这些国家所采取的财政和货币政策继续妨碍着发展中国家有效地参加复苏和经济增长的进程。这一设置障碍政策，继续妨碍着在各种国际机构中进行的大多数谈判。

这里是我们对于第六届联合国贸发会议成效甚少表示遗憾的恰当地点。遗憾的是那届会议未能取得一致意见以便使世界经济走上新的轨道。对于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第四届大会的失败，我不能不表示失望。这届会议的结果明显地辜负了国际社会的期望。我们希望在本届会议上，大会能够尽一切努力在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极为重要的工业化改革和资助这些国家的发展项目上达成一致意见。

解决这些大量问题的办法在于一个广阔范围内的对话和合作，这一范围要考虑到经济发展中各种因素之间的联系。本着这种精神，大会在自1979年以来通过的很多文件中，特别是第34/138号文件，呼吁发起关于建立一个新的、更公正和更平等的国际关系体系的全球谈判。尽管大会第三十八届主席伊留埃卡先生做出了不懈努力，以保证在这种谈判的程序和议程上取得一致意见，这一问题上的僵局仍然继续。我们确信，目前国际经济危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立即开始这些谈判。

我们继续相信，由在新德里召开的第七次不结盟国家首脑会议所倡议的，并由布宜诺斯艾利斯举行的七十七国集团第五次部长会议所重申的两阶段办法，可进一步推动寻求办法和手段以打破目前的僵局。

在自然资源和发展潜力都很丰富的非洲大陆，持续的社会和经济危机继续引起国际社会严重关切。一些年来，我们的大陆遭受着史无前例和长期的干旱，以及世界经济衰退的最严重影响。大多数非洲国家的尖锐的粮食危机特别加重了这一形势。在这一点上，最近由秘书长和联合国中其他代表团团长所提出的倡议应该得到我们的注意和支持。这些支持非洲国家自身努力的倡议，要想取得成果，就必须基于长期有效的资源基础上。因此，我们希望，各种有关机构采取必要措施，给予本系统内各种非洲计划以恰当的规模、优先考虑和支援。

解决这些经济问题的本身不能导致发展。我们必须和协地把人的多方面特点集合起来，为了它的利益必须把一切发展努力组织起来。人权——公民、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权利——就属于这些方面。

今年，联合国在我刚才提到的所有领域中都积极活动。这里我可以举一些例子：在日内瓦召开的人权事务委员会会议、在维也纳召开的审议和评价妇女十年成就世界会议的筹委会会议、在日内瓦召开的援助非洲难民第二次国际会议和在墨西哥召开的国际人口会议。喀麦隆是人权事务委员会的成员，在所有这些会议中起到了积极作用。

我国把人做为其关注的中心，制订了一系列立法措施，并付之于法律机构，使保护宪法所承认的人权真正有效。七年来，喀麦隆一直通过与日内瓦的亨利·杜纳昂研究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训练和研究中心合作组织的讨论会，努力促进对人权的了解研究教育和普及。另外，最近几年我们批准了很多关于人权的国际文件。

妇女地位对我国来讲是极为重要的。这意味着妇女必须和社会经济发展程序、特别是制订方针计划和决策方面的所有阶段紧密相连。在喀麦隆成立一个解决妇女

地位部和一个改善妇女地位协商委员会正是出于这种人权发展概念，而这方面的努力也是基于我们社会的所有部门。

我还必须提到另外一种人的命运，他们由于所有形式的灾难和不安被赶出他们的国家。我指的是难民。由于我国政府表示关注，这些人得到很大利益，我国政府最近还向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署提交了三个项目，这些项目的执行将大大改善在喀麦隆领土上难民的状况。

1982年12月，一份历史性的文件在联合国的成就中树立起一个新的里程碑。新的海洋法公约当然是《联合国宪章》以来所通过的最重要和最完全的法律文件，它代表了对有关海洋的法律规则的普遍承认。

我们很高兴，越来越多的国家正在签署和批准这些公约。最近在日内瓦召开的筹委会非正式会议的结果非常令人鼓舞。无疑，这将为一些公海国家签署这一公约打开道路。我们相信，所有有条件和潜力的国家都应有机会参加对勘探海床的第一批投资。

这一公约的文本是通过耐心的谈判而制订的，其第十一部分的目的是为了在一个有序的法律制度下明智地利用海底资源。这一法律范畴仍然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非常关键。

我们将继续做出我们微薄的贡献，以保证该公约和与其有关的决议得到恰当执行。在金斯敦举行的筹委会第二次会议结束时，喀麦隆代表团强调，我们必须坚决明确地执行有关安排。在这种背景下，喀麦隆同情七十七国集团最近在日内瓦所表示的对开发海底的临时协议的关注，一些工业化国家也同意了这一协议。

委员会举行会议不应在引起与过去一样的问题。与公约同时一致通过的第1号决议，要求这些会议在将来成立的国际海床管理局的总部举行。因此，秘书长应根据大会有关决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在金斯敦建立一个可行的秘书处。我借此之机为牙买加政府对在那里举行的筹委会会议所提供的出色设施和好客之情表示赞扬。

今天，联合国在大约成立40年之后，成为国际社会严重怀疑的对象；广大公众之外的很多人越来越怀疑联合国在未来存在的理由。它的权威正在削弱；它的决议和决定，特别是曾被认为代表我们共同愿望而在国际和平与安全受到威胁时候果断行动的集体机构安理会的决议不被执行。如果近40年的存在使联合国的结构瘫痪，那主要是由于会员国缺少政治意愿，才大大削弱了它的信誉。与此同时，多边主义已下降到危险程度；这方面的明显迹象主要是对诸如联合国开发计划署这样的机构所提供的资金正在减少，很多国家，特别较强大的国家不愿使用联合国所提供的机构以解决具有世界利益的问题，和在某种程度上现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正面临着困难。我们支持秘书长在年度报告中的呼吁，他呼吁强调多边主义，重申他在行政协调委员会的同事在包括在第83/84号文件中的全面报告中的立场。

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问题总是全球规模的，因为各国间的相互依存正在由于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得到加强。因此，我们必须加强对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的信念，不断保证其机构的结构和作用跟上形势的发展并且更加民主。这样，目前对经济和社会理事会的振兴任务是紧迫和必要的。我们还希望，本机构开始的改善安理会职能的协商，尽早考虑到大会各政治集团所表示的不同意见，拿出具体建议和办法。

秘书处的结构和管理中进行的革新和改造必须根据各机构中会员国所提出的指导方针来进行。喀麦隆非常重视秘书处的平均组成原则和其有效的职能，在这方面支持秘书长。

我们愿意再一次表示，我们致力于联合国和多边组织的事业。我们希望这些组织将继续得到会员国的大力支持，特别是较富裕国家的支持，以便保护人类更高的共同利益，其中和平、集体安全和所有人对福利的获得是主要的因素。

我们同参加其他很多届会议一样本着对话、忍让和协调的精神参加这次会议。

我们的总统保尔·比亚阁下最近指出：

“和平与坦率之邦喀麦隆继续奉行友谊、国际合作和不结盟的政策，充分尊重其独立、主权和基本选择。

“这一政策适用于所有非洲的姐妹国家、邻国以及相距较远的国家，我们同这些国家一道寻求积极合作，以全面解放非洲，加强非洲统一组织，并且解决我们大陆的问题。这一政策指导我们与很多国家以及很多国际组织的关系。

“喀麦隆将继续通过在国际领域中积极和现实的态度以求发展，继续成为一个年青、团结、和平、稳定和繁荣的国家，我国正在为维持和平、加强各国间的了解、友谊和合作以及促进全世界的文明而做出微薄贡献。”

古里诺维奇先生（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白俄罗斯代表团愿向先生你表示祝贺，祝贺你当选为第三十九届联合国大会的主席，担任这一重要的职务，并祝愿你能成功地履行你的职责，而今年正是赞比亚独立并加入联合国二十周年。

现已拥有159个会员国的联合国会员普遍原则的接近实现，以及联合国议程项目上的内容，给我们这个组织提出的任务是，在严格遵守《联合国宪章》的基础上努力解决紧迫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国际裁军和安全、彻底的非殖化、经济和社会进步以及维持国际法治。然而，任何问题的解决，都不仅决定着人类的进步，而且还决定着人类的生存。这是一个消除战争危险并首先消除核灾难威胁的问题。

大多数代表在一般性辩论中的发言都证实了，大多数国家，无论其社会制度、意识形态或生活方式如何不同，都认识到了在各项任务当中那一项任务是应该绝对优先去做的。

然而，世界上各种事态的发展仍然使我们担心。由于美国及其盟国所采取的政策和行动，核冲突的危险急剧增加。它们的目的是，取得对苏联和华沙条约组织的军事优势，使武器竞赛毫无节制和全面地升级，在国际关系中推行强权政治和苛刻条件，并最终统治全世界。它们正走向极端，并把世界推向对峙，这种对峙在核时代只能意味着：全球核灾难。

美国高级官员奢谈和平意图作为权宜之计，是不能够掩盖这一事实的，因为这些意图丝毫没有表明它们愿意将这些言词变为实际行动。而当我们听到他们使用的言词前后不一时，这些言词就更不起作用了。

他们屡次发表声明，说明他们有权进行第一次核攻击，他们的意图是要获取赢得一场核战争的能力，获得军事优势并对社会主义发动进攻。我们怎能认为这与维持和平的主张是一致的呢？美国总统在其发言中指出，势力范围已经是过去的事情

了，而他又说，今天的世界正在期待着美国的领导，而美国又把希望寄托于海军陆战队。我们怎能认为这两点是自圆其说的呢？一方面抑制不住内心的冲动，骂苏联为歹徒并立即对苏联进行轰炸，另一方面又使用了非常婉转的词藻。事实上，我们怎能认为这两点是前后一致的呢？只有在影片中，人们才能今天演这个角色，明天演另一个角色。

由于美国已经恢复了力量，现在，华盛顿宣称，要与苏联进行建设性的对话。然而，实际上，美国不仅没有提出自己的建设性的建议，而且美国也甚至不愿意效仿苏联的做法，倾听联合国的呼吁，放弃首先使用核武器。苏联提出，赞成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应该遵守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相一致的某些原则和准则。苏联已经把这些和平的原则作为其外交政策的基础，并且随时愿意与另一个有核国家就共同承认这种准则并使这些准则具有约束力达成协议。美国与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北约组织）的伙伴拒绝这样做。苏联及其盟国已发出呼吁，要求华沙条约组织和北约组织之间就不使用武力和维持和平关系缔结一项条约。美国正竭尽全力加以迴避。我们也看不到，美国有任何意愿去执行联合国防止核战争的宣言和以和平精神教育人民的宣言，也看不到美国有任何意愿去执行其它旨在防止任何有限或长期的核战争以及采取真正的裁军措施的决定。对蒙古人民共和国提出的通过联合国的人民享有和平权利的宣言的建议，它们没有作出任何反映。

我们的答案只能是，美国对对话和会谈有其自己的看法。最近，美国国务卿舒尔茨先生表明了这一点：

“正象我们对其它事情了如指掌那样，我们知道，没有实力支持的谈判和外交，轻者无效，重者危险。”

换句话说，美国只想在它能够提出条件的方面进行会谈。美国关于谈判的一切言论，显然只是用来掩盖其霸权主义的计划的。事实是美国把一些西方国家的领土作为美国第一次核导弹的发射台的政策仍然没有改变。不仅如此在增加导弹

屏障的同时，他们现在又想以一条由炸药组成的狭长地带把欧洲分开。实际上，大谈不提先决条件的意义何在呢？大谈美国行政当局愿意举行会谈的意义何在呢？它意味着，把美国新型的导弹的目标一直对准苏联及其盟国，完全拒绝苏联提出的建设性的意见，而与此同时却呼吁进行谈判。无疑，这是政治上的两面性。

我们需要对话，我们需要会谈，但是我们需要真诚的对话，严肃的会谈。华盛顿必须用实际行动表明，它真正希望进行会谈。苏联已提出建议，大幅度削减核武器，这将丝毫不会有损于任何人的安全利益。只要美国排除旨在获得军事优势而设下几乎不可逾越的障碍，苏联愿意在谈判桌上对这些问题进行严肃的讨论。

苏联的立场是明确和一贯的，我们的立场是基于苏维埃国家的缔造者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列宁的思想的，他指出：

“我们将竭尽全力，维护将来的和平，我们将不惜作出极大的牺牲和让步，来捍卫这个和平。”

“然而，仍然存在着人们不能逾越的界线，我们将不允许别人对条约进行嘲弄，我们将不允许企图干扰我们和平的工作。”

美国政府现在声称，愿意进行裁军，甚至提议沿着裁军谈判的路——在今后二十来年的时间里——走下去。但是，这张美国路线图，既没有标明起点，也没有标明最后的终点。这张图上所表明的只是新旧障碍，以及从任何愿意沿着这条死亡的路走下去的人那里得到他所能得到的一切的意图。与此同时，美国不断提出越来越多的军事计划。核战争的准备正在实实在在地全面展开：一直在不停地设计、发展和制造新的核武器系统：MX和侏儒式洲际弹道导弹，B-1型和隐形式战略轰炸机，海陆空各种发射形式的远距离巡逻导弹，三叉戟潜艇核导弹系统，潘兴-II式导弹，以及中子炸弹和炮弹。我遗憾地说，还可以继续罗列下去。根据新闻媒介的报道，美国核武库中每天都要增加三个新的核弹头。现在这些系统比过去的精确度提高了许多倍，并且这些系统的基本特征表明，它们是被设计用来

作为第一次攻击的武器的。美国军事预算已经达到令人吃惊的高度：\$ 3000 亿。

美国政府尽管侈谈裁军，但是，它停止或废弃那怕一个这样的计划了吗？正相反，他们正忙着为军备的扩充创造新的条件。他们正在把军备竞赛延伸到新的环境，并不打算去隐瞒他们推行一项在将来的几十年中加剧紧张局势和对峙局面的政策的意图。他们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他们的错误论点，即，只有执行这种危险的和冒险的计划，才最终有可能为达成武器削减的协议创造条件——当然，这是按照华盛顿的说法。

世界上赞成冻结核武器的运动正在发展，在苏联和其他国家的倡议下，为实现这一目标，大会已经通过了一些决议。然而，美国代表总是对此进行反对。各不同大洲六个国家的首脑，已发出结束军备竞赛和冻结核武器的呼吁。苏联欢迎这一倡议并再次重申，愿意在对等的基础上采取这些步骤。而美国对此呼吁却置之不理。

目前的情况要求，在国际政治议程当中，最优先考虑防止空间军备竞赛的问题。苏联已经在联合国和其他场合提出了一些倡议，目的在于解决这一问题，并单方面承担了不首先在空间部署任何种类的反卫星武器，而美国却拒绝从事防止空间军事化的谈判。美国已经进行了反卫星武器的试验，并正在准备继续进行这些试验。美国已经建立了一个特别的空间司令部，并正在建立一个联合部队空间指挥部。美国正在为在空间进行军事活动而建立一个指挥中心。已经就在空间部署新武器签署了一项新的总统命令。

现在，苏联已经将一份题为“专门为和平的目的和人类的利益利用空间”的新建议提交到联合国进行审议。在这项建议中，规定了将要采取的紧急步骤，永远禁止在空间使用武力，禁止从空间对地面以及从地面对空间目标进行武力攻击，以及禁止和消除各类空间进攻性系统。这项建议的思想基础是，空间应被用来解决

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诸如研究地球自然资源、控制自然灾害、提供粮食、改善交通和通讯、创造新物质和新技术等其他主要问题。该建议提出各国在这一领域共同努力，除其他事项外，努力创造一个为人类利益而利用空间的世界组织。

在联合国，苏联的建议得到了积极的响应。

美国现在的立场——无论这一立场多么的模糊不清——不能证明美国行政当局对和平和安全的中心问题采取了建设性的和严肃的态度。在维也纳举行的关于中欧削减常规武器和军队的裁军谈判会议上，美国的立场也表明，美国不愿意进行建设性的谈判。在中欧，美国设下障碍，使得在这些方面没有一点点进展。在斯德哥尔摩，美国不去寻求加强信任和安全以及在欧洲实现裁军的方法，却不断地试图加强其特殊服务的努力，试图弄清苏联及其盟国的军队的结构和活动的情况。

因此，如果我们看一看华盛顿在——无论是何领域、化学或常规武器领域、和平区或非核武器区领域、或者在削减军费开支领域——实际在做些什么，我们就会看到，无论在哪里，情况都一样。美国反对在平等和同等安全的原则的基础上解决这些问题。

现在是汲取过去几十年当中的历史经验教训的时候了，即，试图损害其他人的安全，必将导致丧失自己的安全。在军备竞赛中，是没有胜利者的。*

在结束我的这部分关于防止核战争和进行裁军的发言之前，我想援引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康斯坦丁·契尔年科最近所讲的一段话：

“我们向美国及其盟国清楚地表明：现在它们应通过采取具体的行动来重申它们对世界的命运所担负的责任，承认依靠军力和武器竞赛而制订的政策无效，并且表示出真正的而不是将来的意愿以进行寻求双方都能接受的决定人类未来的各种问题的解决办法的对话和谈判。苏联时时都具有这种意愿。”

* 副主席茨维特科夫先生（保加利亚）主持会议。

美国关于它希望和平与稳定的声明与其加紧扩大它的统治全世界的大国霸权野心简直风马牛不相及。另外，美国正加紧利用北约进行这方面的努力。它们已经采取了一些步骤，已在地理上扩大这个集团的活动范围，并利用它作为对世界各地施加武力和苛刻条件的政策的工具。

帝国主义势力推行穷兵黩武的政策，企图在世界赢得军事优势和统治地位，实现它们以实力、惩罚和心理战为基础的危险的政策。这些势力正在行动，包括使用武力。它们的目的是要破坏其他国家的社会政治制度，进而实施了国家恐怖主义的政策。看一看世界任何一个地方就能明白，华盛顿穷兵黩武的政策正在整个世界制造动乱，对各国和各国人民实行恐怖。现有的紧张与危机形势温床被加剧。新的紧张和危机形势温床又不断出现；它们正对几个独立国家进行着不宣而战的战争。

华盛顿同其在特拉维夫的战略盟友协调行动，企图从议程上抹掉巴勒斯坦人民享有建立他们自己的国家的正当权利这一问题。而实现这一权利正是解决中东问题的关键所在。联合国曾作出决定，召开一次中东国际会议，由所有有关各方——包括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参加。尽管联合国秘书长进行努力，然而美国正阻碍联合国决定的实施。而且，美国也曾野蛮地轰炸黎巴嫩领土，并继续鼓励以色列对阿拉伯人民实行侵略政策，在被占阿拉伯领土上进行逐步并吞，赤裸裸地实施恐怖和暴力。

独立的地中海国家感到压力日益增加。由于军事化进程的加速，地中海正变成对居住在那一地区的人民具有迫在眉睫危险的地区。利比亚遭到军事挑衅。塞浦路斯局势继续得不到解决，塞浦路斯人民在没有外国军事存在和对这一不结盟国家内部事务进行干涉的情况下实现领土完整和统一的权利也受到践踏。

在另一个地区——中美洲，美国为了镇压那里的人民争取社会经济变革、自由和独立的斗争，正企图恶化那里的局势。社会主义古巴继续遭受肆意攻击和敌意。

有人组织并实施对尼加拉瓜的公开进攻，包括在尼加拉瓜港口布雷。美国海军舰队载着海军陆战队，在太平洋和加勒比的水域上游戈。它们的主要目的就是要恫吓尼加拉瓜人民。而尼加拉瓜人民的唯一愿望就是要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为了扶植它的走狗——沾满萨尔瓦多人民鲜血的刽子手，华盛顿继续无耻地干涉萨尔瓦多的事务。一个热爱和平的小国，从来不曾威胁过任何人的格林纳达，正被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铁蹄所践踏。

美国顽固地拒不接受古巴、尼加拉瓜以及孔塔多拉集团提出的关于和平解决中美洲问题的和平倡议。这并不奇怪，因为美国已经82次对11个拉丁美洲国家使用了武力，它想在今后能继续这种盗匪行径。

帝国主义势力进行公开和日益扩大、危险的干涉的另一个地区是非洲大陆。那里有人企图给新独立的人民加上新殖民主义奴役的枷锁，限制他们的主权，剥夺他们决策的权利。南非及其保护者正阻挠着纳米比亚的独立。华盛顿与比勒陀利亚之间建设性的合作，以及阻碍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对种族隔离政权采取有效措施的企图，都鼓励着种族主义分子对邻国进行公开侵略，制造新的、危险和紧张温床。

美国垄断势力在南非经济中投资了将近\$140亿，正通过剥削南非当地人民而大发其财。因此，毫不奇怪，在本届联合国大会上，美国代表团已拒绝支持一项呼吁同种族隔离政策进行斗争的非洲决议。

最近，有人日益紧张地向一些亚洲国家施加种种压力，以便把它们纳入全球冒险主义的谋途，加剧远东的军事化。美国强烈地反对接受蒙古人民共和国关于达成一项在亚洲和太平洋国家关系中互不侵犯和不使用武力的公约的建议。

美国正阻挠印度洋国家把印度洋建成和平区的努力，因为五角大楼的头目认为，

“在这一地区，军事和平等的条件对我们来说是不能接受的；我们必须拥有军事和海军优势”。

悬而未决的朝鲜问题无助于远东的稳定。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建议要求美国军队从南朝鲜撤走，在没有外部干涉的情况下和平统一朝鲜。这些建议是解决朝鲜问题的良好基础。

围绕阿富汗民主共和国的种种危险阴谋继续不断。阿富汗人民的敌人，包括那些自吹忠于民主的势力，正企图破坏那一国家建设一个新的、真正民主的生活的努力。他们口头上赞成政治解决阿富汗周围的问题，事实上正竭尽全力阻止政治解决。

实现政治解决是有可能的。这些可能性来自于阿富汗民主共和国政府所提出的建设性建议。我们充分支持这些建议。事实上，只要做一件事就行，即停止对阿富汗的外部武装干预以及对这一不结盟的主权国家内部事务的干涉。

减缓东南亚紧张的唯一方法就是放弃国家恐怖主义的政策。我们坚决支持越南、老挝和柬埔寨关于和平解决这一地区问题的建议，即众所周知的，把该地区建成和平、稳定与合作区域的建议。通过各种非法手段和操纵，把政治上破产的、被人们唾弃的人强加给柬埔寨人民的企图是无法容忍的，无论给他们怎样乔装打扮。现在应该把他们赶出联合国，让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在国际组织中得到席位。

庞大的美国海军舰队日益加紧在波斯湾水域上巡逻。波斯湾加剧了的军事活动对西南亚国家产生了不稳定的影响。这也正是美国中央指挥部的目的。它企图把这一广大地区变成军事和政治方面的跳板，威胁这一地区各国人民的安全利益、主权和独立。

为了保护各国人民的主权权利，结束向其他国家发号施令的帝国主义习气，联大必须强调，不允许实行国家恐怖主义的政策，以及任何国家旨在破坏其他主权国家的社会和政治制度的行动。这也正是苏联提出的有关建议的目的，这项建议得到几个代表团的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在本届大会上，帝国主义国家的代表们比以往更加经常、更极力而虚伪地谈到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某些“突然”和“没有预想到的”经济、财政和

债务问题。 这些高调宣言并不能掩盖一个事实，即通过所谓“自由企业”，帝国主义分子正严重地剥削着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经济上较弱的国家，他们每年从这些国家榨取的数额高达 3,000 亿美元。 西方七国的伦敦首脑会议没能减轻 77 国集团国家的困境。 美国也没有放过它高度发达的伙伴们。

社会主义国家一贯鼓吹在公平和民主的基础上，重建国际经济关系，并支持发展中国家的相应要求。 今年 6 月在莫斯科举行的经互会经济首脑会议支持发展中国家的进步要求，即它们对自己的自然资源以及经济活动的充分主权应得到保证。 题为“维护和平与国际经济合作”的经互会宣言强调，要保证每个国家的经济与社会发展。 而美国及其盟国只想推行它们的剥削政策。 其结果只能进一步扩大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使发展中国家在将来面临更大的困难。 由华盛顿及其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国所加剧的军备竞赛也具有有害的影响，它迫使发展中国家在军备上花费比它们得到的发展援助更多的资金。

全世界都知道，谁在促进和平，谁又梦想军事解决。 这方面我们不得不指出，所有理智的人都非常担心，美国及其北欧盟国正加紧努力，企图动摇旨在保证欧洲和平与稳定进步的整个协定体系。 美国以及它的一些北欧盟国事实上正同那些重新抬头，并寻求复仇的新法西斯势力同谋。 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国家以及所有热爱和平事业的国家都坚决谴责任何旨在破坏战后欧洲安排的政策的表现。 它们绝不允许历史的悲剧重演。

令人严重关注的是，去年夏天，西欧联盟委员会不顾国际协定和决定，在联邦德国的要求下，取消了防止联邦德国生产战略轰炸机和远程导弹的禁令。 现在，联邦德国能够制造和部署它自己的进攻性远程武器，不仅能威胁邻国的安全，而且能威胁遥远的国家的安全。 应该记得，作为前帝国继承者之一的联邦德国受《波茨坦协议》的约束。 《波茨坦协议》规定，德意志领土再也不能成为威胁邻国和世界的根源。 这一规定必须严格遵守。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尼古拉·斯留恩柯夫指出：

“我们不夸张目前的形势。同时，也不能大意或满足。过去的教训以及帝国主义侵略的野心迫使我们不得不保持警戒，准备应付任何可能发生的事件”。

今年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纪念从法西斯侵略者那里解放四十周年。为了这一解放，苏联人民牺牲了几百万人，遭受各种悲痛和苦难。尽管战争使共和国的人口损失了十分之一，财产损失了一半，然而这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共和国劳动人民的工业潜力，同1940年相比，增长了33倍。在目前的五年计划中，我们曾成功地处理着经济与社会发展的任务。纪念我们解放四十周年将显示人民对和平的意志，以及他们防止另一场战争爆发的决心。1985年，人类将纪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理智与和平的力量取得伟大胜利的四十周年，以及联合国成立四十周年。联合国是战后世界和平安排的一部分。我们必须利用这些即将到来的时机，在所有热爱和平的力量坚决遵守《联合国宪章》和联合国进步决定的基础上，加强我们的队伍。这些，我们就能以实际行动促进加强国际和平与安全，消除核威胁。

然而，任何问题，无论如何重要，都决不能压倒成立联合国的根本问题——即如何维持和平的问题。每一个国家各自都有责任，全体联合国会员国都有责任，要竭尽全力，保证人民在二十世纪今后的15年中，能和平生活，保证他们在对文明的未来没有恐惧，对于文明的发展前途无限充满信心情况下，进入二〇〇〇年。

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愿意同其他国家进行合作，实现这些目标。

贝马南贾拉先生（马达加斯加）：大会选择卢萨卡大使主持第三十九届大会的工作使我们真正的感到骄傲，因为承认他杰出的才能不仅是对他的国家赞比亚的敬意，也是对整个非洲的敬意。我们向他保证，马达加斯加民主共和国代表团将尽一切力量支持他为执行其工作和为了我们的共同目标而采取的行动。

我们再一次向豪尔赫·伊留埃卡阁下表示感谢，尽管在执行他的崇高职务中有很多困难，他仍认真负责干净利落地主持了上一届大会的工作。

最后，我国政府非常了解秘书长对马达加斯加和整个非洲的利益所采取的主动行动，我们再一次表示，支持并相信他的和平使命和决心为多边主义恢复名誉的努力。

一般性辩论中的意见交换证实了我们的想法：尽管有一些在其它情况下很可以使人感到鼓舞的迹象，形势发展仍然令人捉摸不定，不安和悲观主义仍是当今的主流。实际上，我们必须分析造成我们世界分裂的原因。在进行这种分析的过程中，我们必须注意到，南北方还没有坐下来就建立一个新的秩序进行对话，发展中国家的组织仍处于胚胎阶段或处于分裂阶段，东西方关系处于长期的隔裂状态有5年，作为这种紧张关系的一个付产物，地区性冲突只看到了一些过时的和不完全的解决办法。

有些人已经安心于这种全面的僵持状态。如果能够向人民证明，他们所生活的世界最好地反映了他们的权利和愿望的话，人们本来是可以接受这种状况的。但是在过去几个月中，我们看到了一系列现象，简单地列举一下这些现象就会使我们对周围产生不安全感：一再坚持僵硬立场、寻求单方面的利益、加强集团政策、拒绝让步或妥协、炫耀武力伴之以安抚政策、边缘外交和准备对抗。从正在发生的每一件事中都可以看出，和平、安全和正义这三个国际合作的支柱已经被改变，用来为最为自私的和以救世主自居的行动开脱罪责。

作为一个不结盟的但却有坚定信仰的国家，我们认为东西方关系中那些自然的利益分歧不应被忽视，因此任何东西都不能代替和平共处与缓和，因为和平共处与

缓和能够重建和平的条件而不至于在神话与现实间造成混乱。今年已经有很多人谈了不少关于建立信心和安全的措施。有些人主张在原则的基础上采取全面的办法，另一些人却倾向有选择的因而也是有限的方法。但是人民的觉悟已在和平运动中有所提高，他们首先需要信心，以消除顽固立场、威慑与平衡。

如果所有人的安全利益，而不仅仅是大国的安全利益都得到照顾，核威慑将失去它存在的根据，这难道不是真理吗？在平衡的名义下，核武器和常规武器的竞赛都已加剧，信心将使人们有可能摆脱这一过程，这不也是真理吗？最后，致力于集体的而不是两极分化的安全有可能使人们更经常地愿意进行谈判，希望谈判取得成功，放弃所有可能破坏谈判的挑衅行为，这不也是真理吗？

我们已经反复说过，我们不能盲目地听信专家和技术人员的话。在联合国，我们必须根据政策讲话，这些政策是负责的和为确保文明的生存而制定的。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愿意支持和声援所有能够使我们更加接近各国人民的最根本愿望——恢复和平的努力。我们还支持和声援禁止空间军事化、停止扩充海军、禁止化学武器和冻结核武器的建议。

说这些问题复杂并不能使人们有理由回避讨论这些问题。意向性的宣言当然要有行动跟上去。谈判仍是困难的，不应当轻视道路上的障碍。谈判的好处在于它可以加强国际舆论对这个问题的了解，帮助我们依靠集体的智慧解决南方出现的冲突。

但是请不要误解，仅仅通过减少冲突是不能够实现北方的紧张关系缓和的，减少冲突只有在采取全面解决办法的时候才是有意义的。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只要有大国意志就可以解决地区性冲突。我们都想承担我们的责任。

请试想一下，如果不是因为我们当中有些人受到传统的战略责任思想的诱惑或势力范围的影响的话，南部非洲的局势本不会成为今天这个样子。尽管我们一再抗议和谴责，种族隔离政权总能够找到借口，似乎它最好控制局势以便稳定这个地区，甚至如果需要的话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剥夺黑人的意识。这难道不是等于保护少数种族主义政权的生存，以便在一个它认为是敌对的环境中更好地保卫某些人称

之为民主的价值吗？

但这仅仅是很多矛盾中的一个。我们希望结束暴力的循环，然而当不公正与通过的所谓宪法改革相结合的时候，有些人小地也有些人公开地表示赞赏。他们很少重视对种族隔离政权施加军事和经济压力，尽管这些措施是一项实现调停和谈判战略的一部分。有人主张现实主义和耐心，但在反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名义下，他们希望取缔西南非洲人民组织和非洲国民大会，这两个组织的真实性、代表性和他们在非洲解放过程中的历史作用已用不着进一步说明了。前线国家受到了不能容忍的讹诈，这种讹诈的目的骗不了任何人。有谁会相信哪怕只有一分钟，比勒陀利亚政权会突然看到对话、不侵略和睦邻关系的道理和好处呢？事实上，唯一可能的答案是立即向前线国家增加支持和国际援助，使他们能够对付侵略，这种侵略由于可能得到有些人的支持而变得更为有害。

对我们和联合国的大多数会员国来说，要走的道路是明确的。不管使用什么办法，纳米比亚必须实现独立。随着南非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民主化，黑人、白人、混血人和亚洲人总有一天将摆脱种族隔离政权及其同谋者的枷锁。作为非洲人，我们的尊严不容许继续关押尼尔森·曼德拉。我们要求立即将他释放。我们申明，只有结束种族主义政权的政治和经济霸权，结束外国干涉，南部非洲才能够成为公正和谐、和平和合作的地区。

我们仍旧认为，错综复杂的战略和政治利益使得西撒哈拉的非殖民化过程走上了歧途。经过多年艰苦的谈判，互让代替了对抗，在上一次首脑会议上，非洲成功地在恢复这个地区的和平方面达成了一致。或许非洲统一组织提出的计划没有充分遵守《宪章》的原则？或许它们没有充分尊重撒哈拉人民不可剥夺的权利？或许联合国也错误地支持了它（我们都知道只有少数几个保留意见）？

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它也不能够支持摩洛哥的顽固立场，不能支持某些人对撒哈拉阿拉伯民主共和国所采取的鸵鸟政策，或非洲统一组织应放手让其他机构来解决这个问题的谣言。用非洲方案解决撒哈拉问题不应因为过多的考虑而拖延，那意

味着我们放弃对撒哈拉人民的责任。因为我们准备承担这一责任，所以我们坚持非洲的共同立场，及应当停火，摩洛哥部队应当从西撒哈拉撤走，以便可能进行和平的和公正的公民投票。

在此，我想代表马达加斯加民主共和国对外国部队撤出乍得表示称赞。它使得各派和各个组织有可能在一起努力找到一个既符合乍得人民利益又符合非洲统一组织决议的解决办法，而不致让家长关系取代非洲甚至国际的团结。

最后，作为我国总统达迪尔·拉齐拉卡的代表，作为我国政府的代表，作为我们伟大的大陆——贪婪者和争夺势力范围的人的目标——的儿子，我不能不请我的兄弟姐妹们首先在我们自己中间解决我们的政治问题。

如果马达加斯加民主共和国政府不向非洲的男子和妇女发出呼吁，使他们认识到他们之间的团结，强调他们的特性和解决影响非洲大陆的问题的能力的话，那么它就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

南部非洲和西亚的局势有相似之处，这一点人们已经几次用非常准确和客观的语言提到过，似乎已没有必要再详细地谈论它们。因此我只谈几个想法，从而有助于人们了解我们的立场，为进行分析奠定基础。

四十年来，至少对联合国来说，巴勒斯坦问题的基本事实始终未变。在那个地区，武断行为、统治和剥削现象依然存在；虽然在各种紧张局势之后进行了调整，但忽视了法律和平等，几乎没有对达成一个可接受的办法做出任何贡献。与此同时，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同所有其他解放运动一样正在经历一个困难的时期，在这个地区炫耀力量也没有任何帮助。因此在担心焦虑与无动于衷、在同情与漠不关心、在模棱两可与声援支持之间不断摇摆。

最后，行使巴勒斯坦人民不可剥夺权利委员会制订的纲领，如同不结盟国家所建议召开的国际会议一样，被降低到无法执行的地位。巴勒斯坦解放组织被排斥在外，因而阻碍了在安理会一级进行谈判的前景。

结果是在国际水平上出现外交空白，重申安理会242(1967)号决议(在这一点上基本过时)，或者增加单方或双边建议，都不可能填补这一空白。这种消极因素反映了该地区的内外紧张局势，而且有人正在利用这种因素来迫使我们接受既成事实，或者使我们更能适应于潜在的战争状态，或者甚至迫使我们接受这样一种最糟的似是而非的事实：被允许有家园的一个民族现在有了一个国家，而联合国明确承认有权建立一个国家的另一个民族，则发现现在给他们的是作为安慰奖的家园。面对这种不能容许的差别，唯一的解决办法是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并且给这些权利以国际保护，从而可以结束黎巴嫩难民和巴勒斯坦难民长期以来所遭受的苦难和蹂躏。

同样，在两伊冲突中，我们正在紧密注视对秘书长三点呼吁的反应，秘书长呼吁保护在一场给不结盟团结形象笼罩不必要阴影的疯狂的自相残杀战争中受害的平民。

在亚洲其他地方，我们发现这些人民正处在现在和过去那些不顾及人民而自行其事的利益集团两者之间的漩涡中。从阿富汗到朝鲜；这些人民对正常关系、和平、合作与稳定的渴望，由于思想意识和战略方面的考虑正在不断遭受挫折。

没有人能够接受象塞浦路斯这样的形势：一连串的既成事实和单方面的行动，使我们离开拥有平等权利和义务的两族本来可以自愿接受的解决办法，越来越远了。阿富汗的形势应该恢复正常，秘书长在这个问题上的调解应该得以继续，并且导致直接谈判，没有人能够反对这种看法。没有人想阻挠印度支那国家和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为缩小他们之间的差别正在作出的共同努力，并且尊重各方的自由选择，使它们能够合作和相处。然而，我们要求所有这种行动都应该考虑《宪章》和不结盟的原则，特别是主权、领土完整和不干涉。

当我们主张有必要使朝鲜半岛的形势正常化，并且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实现和平自主统一的时候，我们也求助于这些原则。在这一方面，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近提出的三方会谈的建议对恢复南北两方对话，做出了积极的贡献。

在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最近几个月发生的事件对国际关系的发展敲响了警钟。我们相信，孔塔多拉集团提出的建议已经被有关各方接受，另外，我们已经感到满意的是，尼加拉瓜已经同意条约草案的条款，勇敢地选择和平。遗憾的是，现在提出了一些其他先决条件；我们非常担心，和平政治解决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所有问题的机会，也许已经失去。

在我结束这一题目之前，我想谈一下印度洋和马达加斯加群岛的问题。我国政府重申，决心继续在印度洋特设委员会的范围内工作，以执行载有《印度洋作为和平期宣言》的大会第2832(XXVI)号决议。大国在该地区存在的任何迹象或升级，诸如以该地区各国明确和经常表达的意志相违背的外国军事基地和设施，后勤服务以及核武器和大规模杀伤力武器的库存，都是公然违背《宣言》的。这些活动很容易危及该地区各国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与和平发展。我们相信，立即召开研定1985年上半年在科伦坡举行的印度洋会议，是减少该地区紧张局势的唯一办法。在这一点上，马达加斯加政府感到遗憾的是，某些国家态度消极，并且毫无道理地设法推迟召开印度洋会议以及马达加斯加民主共和国总统提议在有关各国之间召开的首脑会议。

至于处在莫桑比克海峡和印度洋上的马达加斯加群岛，它们的地位属于马达加斯加，这一点已经得到联合国和非洲统一组织的有关决议以及不结盟运动的证实。我国政府希望，最近在巴黎举行的探索性会谈将得以继续，并将促进达成一个根据主权、领土完整及互利原则的解决办法。

最后，作为一个促进谈判和达成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的岛国，马达加斯加希望重申，支持这个法律文件，并且进一步指出，国家管辖区域以外的海底资源，现在是并且永远是人类的共同遗产。因此，对于那个安排不利公约规定的微型条约，不

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或是将来，我们都感到痛惜。

如同持续存在的所谓区域冲突，影响着发展中国家的经济问题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前景来说，仍然是一个极为关切的问题。

某些工业化国家出现的暂时复苏，并没有恢复货币和金融市场的秩序，也没有制止汇率的狂涨暴跌，也没有使利率降低到可以忍受的水平。原料商品的价格继续下降，贸易条件继续恶化，而保护主义的幽灵重新抬头。

当危机出现的时候，第三世界国家被迫进行经济调整，大多数国家都有胆识地这样做了。然而，它们作出的牺牲并没有得到补偿。当国际环境不利的时候，当微小的出口增长还比不上沉重的债务负担的时候，当对发展中国家的真正资本流进象今天这么低的时候，当所谓的紧缩政策增加国内社会紧张局势的时候，当漫长的殖民主义时期遗留下来的结构问题继续存在的时候，如何去重新创造条件，争取一个健全的和持久的经济复苏呢？如果我们再考虑各种灾害的影响，我们会发现，我们几乎没有希望和坚实的基础。

当然，我们也时常看到鼓舞人心的迹象，国际社会似乎已经意识到各国每天出现的悲剧。处在发展阶梯最低层的非洲，现在已经成了研究机构的注意重点。现在有许多行动纲领，而且有越来越多的所谓紧急援助措施。

我们没有低估这些措施的必要性，如同非洲经济委员会部长级会议提出的特别备忘录所强调的一样，我们也必须强调，在我们的组织中，建立一个全面、坚实和统一的行动范围，以恢复并振兴非洲经济的重要性。同时，我们必须采取全球的办法解决债务问题，债务问题不能同利率问题脱离开来。

事实上，如果工业化国家拒绝采取必要的措施，如果他们宣称他们无能为力把利率降低到更能容忍的水平，他们至少应该同意应该为发展中国家缓和利率的影响。此外，双方各国都必须持现实的态度。通过现实的态度，我们可以想出办法，保护债权国和债务国的利益，并且有可能在偿还债务和出口收入水平之间建立一种联

系，这样将可以起到修订巴黎俱乐部所实施的某些规则的效果。

通过现实的态度，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发达国家对最穷国家发展增加援助流通也是有力可图的。通过现实的态度，我们也应该认识到，布雷顿森林机构提供援助的附加条件，经常产生事与愿违的结果。通过现实的态度，我们不应该试图掩盖调整和控制的多边过程的不对称和不公正的本质。

不应让这些想法来遮掩南南合作的重要性。在这个范围内，我们重新提出马达加斯加民主共和国关于为发展与稳定商品价格、创立货币基金的建议。建议已经提出5年了，这项建议仍然很恰当，很紧迫，因为所建议的办法并不是任意代替国际货币和金融机构，而是同这些机构互为补充，而且代表着南方对目前体系进行必要改革所做出的贡献。第三世界国家召开一次经济问题的首脑会议，无疑将使我们更好地认识到如何致力于南南合作。

首先，解决我们的经济问题仍然是各国和各国政府的职责。尽管种种调整方案的政治、经济和社会代价，我们这方面已经采取了重要的恢复措施，因而有可能取得一些鼓舞人心的成果：预算赤字减少，国民生产总值增加，以及往来帐目和贸易平衡得到改善。

对联合国各会员国的行为进行的分析表明，有些国家仅仅把这个组织当作一种概念，一种抽象的概念，并且否认联合国在促进和谐的国际关系方面的作用。但是，这是一种非常矛盾的怪事。正是这些否认联合国作用的国家，非常不相称地重视这里的投票，而不是（如果他们始终如一的话）把投票看成是一种特定的形式只有纯属象征性的价值。

然而，其他国家的看法根本不是短暂或漂浮不定的，这些国家正在做着努力，使这个组织即有一种警戒和监督的积极作用，这样来反映国际良知，并且使它成为一个真正的人民集会——一个国家间各种思想和看法的交换和冲突的特殊论坛。

对于联合国辩论的所有问题，我们的立场是符合主权、互相尊重和不干涉原则

的。我们尊重反映在这一机构中的各种不同观点和不同利益。我们认识到，一个国家可以采取一种与我们不同的行为方式，并不一定要同我们为敌，因为在双边的范围之外，这个国家根据自己的原则，自己特定的义务以及具体的优先项目来采取行动。

作为不结盟运动的成员，我们仍然忠实于我们的事业，我们拒绝成为东西对峙的工具。我们坚定致力于多边往来和国际主义，这表明我们遵守《宪章》的原则和目标，我们赞同秘书长对这一问题所表达的看法和关切。

归根到底，《宪章》的条文为联合国订立的目标并不是为会员国发泄分歧或者澄清分歧提供一个方便的论坛；联合国的目标是指导我们去寻求必要的共同意志，以便对我们的人民希望建立一个和平、安全与正义世界的根本愿望作出反应。至于我们，我们向同意这些观点的人保证，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并且承担义务去迎接这一挑战。

明年我们将庆祝联合国创立四十周年。我们庆祝这一大事，应该把我们这个组织变成绝望的人类寄托希望的象征，人类正遭受突然毁灭和不加控制的继续的威胁；变成一个更美好的世界的象征，在这个世界里，人类最终恢复自己的尊严，并将能够为共同的利益，即各国人民的利益作出越来越大贡献；简而言之，变成为做出共同努力，实现最崇高事业的各国间真正分担职责的象征。

下午1时10分散会。